风物咏

春的气息

林春江

早春时节，乍暖还寒。春天，娉娉婷婷地走来，顾盼神飞，意气风发。天朗气清，草木萌发，欣欣向荣。

仿佛一夜之间，柳树抽出柔软的新枝，萌发嫩嫩的绿叶。万千柔丝，随风飘动；杨柳依依，如烟似雾。曼妙的柔枝，拂过一泓碧波，嫩嫩的柳芽宛如千纸鹤的羽翼，展翅欲飞。杨树越发挺拔了，伫立在池塘边，灰白的树皮，微微泛出淡青色，所有的丫枝，纤细而挺直，枝头冒出了褐色的尖尖的嫩芽。

矮小的榆叶梅，偷偷地在枝头萌发嫣红的小花苞，微闭星眸，只等春风来把她唤醒。路边的迎春花枯瘦的枝干，隐隐显出微微青绿，柔软的枝条轻轻摇曳，米粒大的四个蓓蕾紧贴枝条，楚楚可爱。微风轻拂，她就婆娑摇摆起来。迎春花，是春的使者，或许她最先感受到了春温柔的气息。

清澈的河水哗哗地流淌，漫过田野，越过小山包，浸过草丛，迤逦向前，在阳光的照射下，泛起粼粼的波光。忍不住蹲下身子，鞠一捧在手，冰凉沁人。小鱼小虾，倏然远去，墨绿的水藻便晃动起来。有不知名的白色小花在河岸绽放，溯源而上，水草丰美。有几个村妇在一株大槐树下洗衣，她们穿着水鞋，头上裹着色彩艳丽的围巾，一边洗衣一边谈笑。淙淙流淌的河水掩不住“嗵嗵”的敲打声，爽朗的笑声飘荡在河水的上空。鸟儿躲在槐树枝碧绿的叶子里啁啾，呼朋引伴，欢快地飞翔，在空中你追我逐，谱写出一首婉转的诗歌。

田野里热闹起来，大黄狗随着主人，在阡陌上撒欢地奔跑，累了，就扑倒在地上，蹭得一身泥点和草屑，接着爬起来，绕着圈跑。农民操作深红色的手扶式耕土机，突突地响着，银白色的齿轮，豁开苏醒的冻土，翻腾起细密的土浪，他们迈着八字步，慢慢地往前行去。身后，被犁开的土地松松软软，铺张成绿色的地毯，散发出潮润清新的泥土香味。

墒情极好，土地眨眼间冒出了嫩绿的野菜，田间地头，河畔堤岸，密密匝匝。在家猫了一冬的人们，忍不住走出屋子，拎着小篓，捏着小铲，走向田野，去挖野菜。随便走进一处麦田，在松软的垄边、田地里，野菜星星点点。兴奋地捏着小铲，轻轻一剜，往外一拽，一株翠绿的野菜就到手了，不用半头晌，小篓里就盛满了新鲜碧绿。觅一块大青石，将篓子里的野菜倒出来，择去死叶，抖掉泥土，重新装回篓子。走到小河边，用河水清洗，洗过的野菜，水灵灵的，鲜嫩。

喜欢在春日里奔跑，扑面而来的春风，温煦的阳光，焕发出勃勃生机的草木，清脆的鸟鸣，将村庄勾勒成一幅浓淡相宜的山水写意画。

新春序曲

姜少杰

年是我记忆长河中最璀璨的部分，也是春天的序曲。它像是冬、春的分界，带着父母亲人的爱，带着远亲近邻的情，带着自己每一年的新期盼。

听着吕剧《王汉喜借年》的片段，感觉年的意味愈加浓烈了。

那常常是小年后的吉日。大清早，我忍住力不能支，忍住冻手的痛，使足劲儿将家里的东西一一搬运到院子里。它们拥抱着明媚阳光，任由调皮的雪花儿飘落在身上。我用冻成胡萝卜样的粗手，用抹布将它们一一仔细地擦洗干净。

蒸大枣饽饽是序曲中的大事，全家人对此极为重视，尤其是妈妈，她认为饽饽蒸得好，意味着全家人的运气好。头天晚上，一个通常只有在过年时才会用到的特大泥盆被洗刷干净，很少休班的爸爸罕见地发面。他有力气，会揉面，能保证第二天的枣饽饽硬硬的。妈妈取出珍藏已久的面引子，小心地用温水泡好，按爸爸的指挥不停地倒水。发好的面被放进盛了温水的大锅，妈妈夜里要添火，揉面，以保证早起时面团全都发起欢快的泡泡，散发出蜜酒一样诱人的香味。

母亲似乎对自己的手艺总是不够自信，常请来大妈、四妈坐镇。我也会参与，但我揉过的面团总是会被别人返工，便被赶回“火头军”的岗位。后来，虽然我掌握了蒸枣饽饽的小技术：饽饽刚下锅时用干木头大火烧，开锅后再慢火烧，父母和姐姐们还是不放心。

“笑（裂）了没有？笑了几个？”做饽饽时，妈妈总是惦记着这件事。裂开口的大饽饽是吉祥的象征，常被当做礼物在正月里送人。据说想使它们“笑”就需要揉进更多的干面粉，妈妈和姐姐们为此不遗余力。

孩子这个时候是会憧憬新衣服的。老黑哥家的俏嫂子住在我家房后不远处，妈妈常夸她结婚前就是绣花能手，婚后也能靠绣花养家。她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是含着笑，配着美丽的笑脸与热情的话语，我曾经特别盼望她能给我的新衣服绣一两朵小巧的花，想不到她真的在忙碌的腊月，为我绣了满满的两大串葡萄。

在爱美的年龄，我去腊月的集市上选了墨绿的花毛呢布料，妈妈按照服装裁剪书上的样式，为它配了我最喜欢的铜盆领，又出人意料地在两个布兜处添了一对时髦又漂亮的V型平绒装饰。记得有一年，妈妈为我做一件需要盘扣的衣服，做到一半时觉得盘的扣不够漂亮，还领着我去了不远处的锡华嫂子家。

在吕剧的乐曲声中，在缝纫机的响声中，在蒸蒸炸炸中，年的味道呼之欲出。我偷偷在身上反复比量着新衣服，偷偷放了几个小鞭，再次偷看炕席下压着的“喜鹊登梅”红剪纸，对新春的憧憬愈发强烈了。

时光流转，关于新春的美好记忆，就像一首美妙绝伦的音乐，时常在我脑海中回荡。那乐曲时而舒缓，时而激荡，婉转悠扬，人世间的新奇、温暖、关爱与希望深深嵌入我灵魂深处……

炊烟

北芳

烟囱是土地隆起的喉结。当晨光还蜷缩在大山褶皱里打盹，露珠已顺着土坯墙的皱纹滚落进鸡窝，刚探出头的芦花鸡还没扯开嗓子，灶间已经响起铁锅与火舌的私语。

母亲弓成古犁般的脊背，把晒得酥脆的玉米秸折成三截，枯枝在她掌纹间簌簌剥落，灶膛里顿时炸开金红的火花。我缩在棉衣里数着锅底的“噼啪”声，冷不防被窜进来的烟呛醒：“锅底又倒灌风了！”母亲用沾着草木灰的拇指抹我眼睛，我脸上霎时绽开两朵灰蛾子。妈说：“等谷雨过了，叫你爹上房敲打敲打这老烟囱。”

炊烟顺着黑陶烟囱袅袅升起，小时候我说炊烟像我写得歪歪扭扭的拼音，后来我说像我写的狂草。我路过二大妈家时，她家烟囱才打着哈欠吐出青灰。她家老二香嫚辫梢系着褪色的红头绳，她拉着风匣，我看见火苗在“呱嗒”声中舔舐她泛红的面颊，锅底口下两块红瓤地瓜和几个芋头滚进灰堆里。

大黄狗在两家院墙下来回打转，湿漉漉的鼻尖追着炊烟里漏出来的香气——我家烀了一锅地瓜饼子和黄黄的面面的拉瓜，二大妈家烟囱里飘出的是饼子燔咸鱼和大白菜的味道，五奶奶的豇豆面汤总在烟囱口旋三旋。

晨雾和炊烟在榆树梢上交颈缠绵时，榆钱簌簌落在青石井台，父亲的老牛还没反刍完月光的残渣，就被拉出了牛棚。犁铧剖开土地的肌理，蝼蛄裹着露水惊惶逃窜。牛铃摇碎山雾时，烟囱便成了拴牛的橛子，把老牛的目光牢牢系在村庄的胸膛上。

三伏天的炊烟是融化的琉璃。父亲把磨刀石淋成银色瀑布，镰刃饮饱井水，在麦浪里游成银鱼。母亲蹲在辘轳边淘麦，边淘边哼着昨夜听的胶东大鼓《井台会》的唱曲，汗珠子砸得铜盆叮当当。

炊烟醉得在杨树梢打旋儿，香嫚的枣泥馒头香浸透三条胡同，老抠叔的白漂鱼正在油锅里翻跟斗，炸得满村黄昏滋滋作响，惹得屋外的大黄狗直流哈喇子，几只猫咪在他家墙头跳来窜去。

修鞋匠和戗刀磨剪子的在大街上忙了两天，爆苞米花的老人也来到街上凑热闹，老头的铁罐“嘭”地炸开一堆欢喜。我蹲在墙根逮油蛉，听见香嫚她妈的嗔骂穿过炊烟：“死二嫚，糖罐子都叫你拌进面里！”香嫚辫梢的红头绳在暮色里明明灭灭，像灶膛里将熄未熄的火星。

而今煤气灶蓝焰冰冷，老烟囱成了风干的笔管。五奶奶的豇豆面汤凝在破瓦罐里，结成琥珀色的泪。唯有夜雨叩窗时，恍惚见小脚老人踮脚添柴，青烟在空中歪扭写着：地瓜饼子已经熟了。

某个午夜惊醒，忽尝到十七岁的炊烟——混着香嫚嫁衣上的炮仗屑，父亲犁沟里的黑土腥，五奶奶临终那碗忘了撒盐的疙瘩汤，在肺腑间翻涌成海。

诗歌港

故乡的烟火

冯宝新

央视春晚的零点钟声
宣布开启故乡的
蛇年巨著
烟花飞舞的多彩狂草
写满封面的喜庆吉祥
大门两边的灯笼
张开盼望的眼睛
装满一个吉祥团圆的心愿
红棉袄、红围巾
激情在街街巷巷
红辣椒、红香肠
舞动在院院落落
金色的福祉挤满大街小巷
对联构思着五谷丰登的期冀
雪白面粉从面缸跳出来
搓揉成一团团喜气
一锅水饺包起久违的思念
自制老白干把除夕烧成53度
一杯葡萄酒把老屋染红
故乡穿上喜庆盛装
在最浓的烟火里
笑吟吟走进春天

倒春寒

于功义

倒春寒，它的怪癖
无人不晓
五九六九的寒
压倒三九四九的冰
似被贬到凡间的狂魔

麦苗儿从远古的史记走来
根须扎进深深的土壤
雪知情达意地覆着……

不就是大气环流异常加剧么
怎伤及麦田
炉炼的筋淬火的骨
“降温剧烈”的烂招折损了

有田家辛勤劳作的付出
有雪被、有雨水、有田土的肥沃
谁能阻挠麦苗
梦的丰硕

这不，“倒春寒”的气势一馁
麦苗，返青了……

赶海

奋飞

蜿蜒曲折海岸线，
我家距它咫尺远，
爷爷身背大网兜，
茧手拿把大铁铲。

鲍鱼海螺贴在礁石，
海参长时间卧石不动弹，
螃蟹章鱼趴在石缝。
爷爷斩获网兜满满。

海岸线海产丰富，
红鳞加吉鱼鲅鱼你追我赶。
海货祖孙背回家，
赶海脚印留在海滩。